

**[Studies in Linguistics]**

# Research on the Exter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Discours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YU Zihan CHEN Yingsha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ina

Received: June 8, 2023

Accepted: July 8, 2023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3

**To cite this article:** YU Zihan & CHEN Yingshan. (2023). Research on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Discours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3), 012–020, DOI: [10.53789/j.1653-0465.2023.0303.003](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3.003)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3.003>

**Abstract:**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foreign discourse system and studying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Chinese poverty alleviation discourse system is not only in line with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times and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but also an inevitable need to strengthen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emphasizes the inter-mapping of language in use with the real world, cognitive subjects, and linguistic content. This essay combines its core principle of “reality-cognition-language” with the Chinese poverty alleviation discourse system,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discourse system, and examines the practical factor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translators, the choice of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its effects in a series of metaphors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ping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poverty alleviation discourse syste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foreign discourse system.

**Keywords:**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Metaphors; Exter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poverty alleviation discourse system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YU Zihan is a junior English major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 Yingshan is currently pursuing a Bachelor of Arts degree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DUFE).

# 體認語言學視域下中國扶貧話語體系對外傳播研究

余子涵 陳穎珊

廣東財經大學

**摘要：**中國特色扶貧話語體系是中國對外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中國扶貧話語體系對外傳播既是順應時代、與時俱進的大勢所趨，又是加強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必然需求。而體認語言學強調語言在使用中與現實世界、認知主體和語言內容之間的相互映射，其核心原則「現實——認知——語言」可以用于中國扶貧話語體系，本文以此原則為理論基礎分析中國扶貧話語體系對外傳播的特點，考察中國特色扶貧話語體系中一系列隱喻表達英譯的現實因素、譯者的認知過程、英譯選擇及其效果，希冀為中國扶貧話語體系對外傳播提供新思路，進而推動中國扶貧對外話語體系建設。

**關鍵詞：**體認語言學；隱喻；中國扶貧話語體系對外傳播

## 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八億人口擺脫貧困，成為世界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創造了人類脫貧史上的奇跡。而貧困作為當今世界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正是人類各個民族在其發展進程中所遇到的共同難題。向世界介紹中國特色脫貧攻堅成就，讓中國特色治貧經驗惠及世界其他地區的減貧事業既是中國彰顯大國責任的重要表現之一，又是中國增強對外話語感染力的有效手段。然而，以中國知網全文資料庫作為數據來源，以「中國扶貧話語體系」為篇名進行精準匹配，檢索時間不限，最後僅得出 3 篇文獻與對外傳播方向相關，1 篇與術語英譯相關。由此可知，目前關於中國扶貧話語體系譯介與跨文化傳播方向的研究數量稀缺，其相關研究進度相對滯後，此現象明顯與我國貧困治理成就和社會科學領域的扶貧熱潮不相匹配。鑒於此，本文將結合認知語言學的架構和隱喻理論，並運用（體認）認知語言學和體認翻譯學中國本土化的研究成果以期拓寬中國扶貧話語體系對外傳播的研究視野，推動中國扶貧話語體系更好地走向世界，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

## 一、後現代哲學視野下的體認語言學與語言世界觀多元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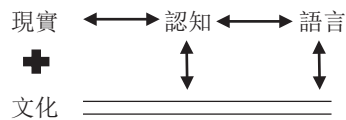
### （一）體認語言學中的核心原則

體認語言學(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簡稱 ECL)的核心原則主要包括三個要素：「現實——認

知——語言」,這三要素便是王寅所宣導的「體認原則」。ECL 認為現實是認知的基礎,現實和認知決定語言。可進一步解釋為客觀現實與人類的語言並不是直接相連的,必須經過中間的認知階段。簡言之,語言是人們對現實世界的互動體驗和認知加工的產物。體認核心三要素正對應 20 世紀語言學界的三場革命(索緒爾的結構主義,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學派、雷柯夫 & 詹森的認知功能學派)所聚焦的研究對象,其原則從右端開始,分別代表著索緒爾的結構主義、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法、體認語言學派的發展簡史<sup>①</sup>。結構主義僅僅關注「語言」,並將語言視為一個封閉的系統,主張「關門打語言」;轉換生成學派將其研究拓展到「語言與心智」的關係,提出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 UG)和語言習得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之類的天賦性和心智性語言結構。雖然索喬二氏對語言學界影響深遠,但未曾跳出唯心主義的牢籠;雖認知語言學擺脫了唯心主義的束縛,主張從人類社會體驗的角度來論述語言的來源,但卻未能結合後現代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而 ECL 從唯物論和人本觀角度出發,主張將馬列主義與語言學研究緊密結合,強調人們在現實世界中的「互動體驗」和「認知加工」,這一認知語言學本土化的新成果無疑對研究中國扶貧對外話語體系對外傳播提供了新角度、新方法和新思路。

## (二) 體認語言學中的語言世界觀多元論

世界觀即人們對世界總的看法,其與人類文化的傳承、發展密切相關。在人們對客觀現實世界形成看法的過程中,語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體認視角下的語言世界觀主要研究語言、認知及現實世界三者之間的關係,並認為現實、認知、語言和文化這四要素之間存在著多元相互作用的關係。即現實決定認知,認知決定語言,並依靠語言凝華;語言反映和影響認知,認知反映和影響現實;而文化是在人類實踐活動中創造的精神產物,其存在與人類社會息息相關,與語言和認知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四者間的關係具體見下圖:



如圖所示,ECL 認為語言並不直接反映客觀現實,而是介於人們對客觀現實的認知中間,遵循「現實——認知——語言」這一基本原則。這不僅彰顯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基本立場,還凸顯了人本精神,強調了人在運用語言時的主觀能動性。由此可知,在建立中國扶貧話語體系乃至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層面上,不能單靠語言層面作為支撐。國家話語權彰顯著國家影響力,而此影響力既指經濟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又指文化影響力。中國特色話語對外傳播無法脫離由漢語譯為他國語言的過程,翻譯作為跨文化傳播的手段,在中國扶貧話語對外傳播中充當了最為重要的一環。因此中國扶貧話語體系的英譯過程不可能僅是單一層面之事,它必定來自我們與現實世界的互動體驗和認知加工,與現實、認知、語言和文化這四個要素密不可分。

## 二、體認語言學視野下中國特色扶貧話語體系的隱喻表達

### (一) 隱喻的體認性

隱喻是人類語言無所不在的原理,語言也具有高度的隱喻性。雷柯夫和約翰遜(Lakoff & Johnson)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中強調:「概念隱喻是基於日常經驗的(Conceptual metaphors are grounded in everyday experience)。」<sup>②</sup>基於後現代的人本觀視角,ECL認為概念隱喻和隱喻表達都是「體、認」之結果,皆為人之互動體驗和認知加工,只有這樣才能將類似的生活經驗置於同一概念框架下加以對比性的論述和理解<sup>③</sup>。人們在建構和運用概念隱喻的過程中,充分運用形象思維,對事物的表像進行組合、改造、加工。運用形象思維的過程中實際上就蘊含著體認原則中的「互動體驗」和「認知加工」。例如在中國特色扶貧話語體系中,「脫貧攻堅就是一場漫長的旅途」這一概念隱喻的形成就是人們體認的結果。從「旅程」架構向「減貧」架構的映射,構建了「脫貧是旅程」這一概念隱喻。人們在現實客觀世界的互動體驗中認識到了「旅程」的若干特徵,認識到它與「中國扶貧治理、脫貧措施」之間的相似性特徵,並將這一思維結果映射於心智中,形成了相關的認知機制。原本旅途與中國扶貧治理分別屬於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正因為有了人的認知加工,才將這兩者置於一個框架理論中來論述和理解。

### (二) 隱喻與架構

認知語言學的視角下的架構理論於1996年由概念隱喻的創始人雷柯夫(Lakoff)提出。他認為,「人類是通過架構和隱喻進行思考的,幾乎所有的隱喻思維都是通過概念隱喻來架構的。」<sup>④</sup>「架構就是一種隱喻思維,是人們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反應,是概念和觀念的集合。」<sup>⑤</sup>人類的大腦能夠在思維活動或者交際活動中無意識地啟動架構,<sup>⑥</sup>進而影響對某事物的認知。隨後,Lakoff又將「架構」概念引入政治話語理解中,並指出架構是建構觀念的認知結構,架構之間相互映射便形成概念隱喻。在架構和概念隱喻的理論視角下,筆者發現中國扶貧對外話語體系中暗含的概念隱喻啟動了不同屬性的架構,具體見下表:

表 1: 中國扶貧對外話語體系中的隱喻及其架構

扶貧話語體系中的隱喻	架構
脫貧攻堅戰、奮戰在扶貧一線	戰爭架構
大水漫灌、精準滴灌	灌溉架構
對症下藥、扶到點上、扶到根上	治病架構、根基架構
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邁出堅實的一大步	旅程架構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建築架構

從上表可看出,高度概括的概念隱喻啟動了中國特色扶貧話語體系中的戰爭架構、灌溉架構、治病架構、根基架構、旅程架構和建築架構。其中「脫貧攻堅戰、奮戰在扶貧一線」兩度出現的「戰(fighting)」一詞通過隱喻,啟動了「戰爭(war)架構」,凸顯了「脫貧是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精力來攻堅的一場戰爭」這個概念

隱喻。「大水漫灌、精準滴灌、對症下藥」等隱喻性字眼啟動了「灌溉架構、治病架構和根基架構」,凸顯了「扶貧是一場實事求是、因人因戶因村施策的精細活」這一概念隱喻。「道路、步伐」等隱喻辭彙,啟動了「旅程(journey)架構」,反映了「脫貧攻堅是一場旅程」的概念隱喻。「構建」這一隱喻詞眼,啟動了「建築(building)架構」,體現了「中國人民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者」這一概念隱喻。

在另一方面,隱喻表達包括始源域和目標域。ECL 認為人類的心智中內嵌著一種「通過始源域來理解和言說目標域」的隱喻性認知機制,這種隱喻機制實際上就蘊含著「互動體驗」和「認知加工」<sup>⑦</sup>。

#### 例 1:

貧有百樣、困有千種,大水漫灌式扶貧很難奏效,必須採取更精準的措施。這意味著精準扶貧也需要像繡花一樣,根據不同的圖案,使用不同的繡線和技法。

*Overflowing measures will not work to meet diverse needs. Poverty alleviation is like an embroidery worker applying different techniques and choosing threads of different colors for different designs.*

繡花是中國優秀的傳統工藝之一,因刺繡針法繁多,一針一線,絲毫不能馬虎。在此語境中,因此,將扶貧比作「繡花」,這一隱喻來自人們對「刺繡」始源域所代表的中國特色社會文化的互動體驗,將「刺繡」這一始源域主動映射到「扶貧」目標域的過程就是客觀主體的認知加工過程。這深刻地說明隱喻具有體認性,人們隱喻思維和概念隱喻表達的形成都可以視為體認的產物。

因此,中國特色扶貧話語體系對外傳播過程中,可以通過拆解中國特色的文化運用隱喻,生動傳達出中國特色扶貧話語體系裏一些隱晦,抽象的概念與表達,使中國扶貧話語、扶貧概念深入淺出,更貼近民眾的生活,更容易被外域讀者所接受理解。

### 三、體認理論運用及其啟示

#### (一) 體認語言學中的濾減像似性

根據 ECL 的核心原則「現實——認知——語言」可以得出,「現實、認知和語言」三個要素之間存在橫向互動關係。事實上,這三要素在翻譯活動中還存在縱向互動,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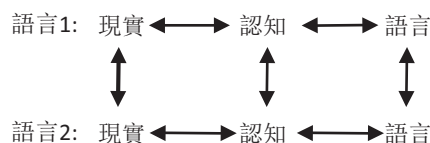


圖 1: 「現實、認知和語言」之間的互動關係

儘管人類的認識始終處於進步與發展之中,但是與無窮無盡的客觀現實世界相比,它又非常有限,因而認知對現實的第一次反映存在橫向濾減現象;而語言表達事實上也不可能完全滿足我們的表達需要,因此認知和語言表達之間又存在一次橫向反映濾減現象。正因為在現實和語言之間有「認知」這一仲介,表明語言不是對現實的鏡像反映,我們所說的現實不是原原本本的客觀世界,而是人用語言感知客觀世界得到的現實,是人用語言去體認客觀世界得到的現實<sup>⑧</sup>。故上圖橫向濾減過程中,現實到認知的過程用橫向較粗虛

線箭頭表示,認知到語言用橫向較細虛線箭頭表示。

在跨語言交際時,「現實、認知、語言」三者之間的多元關係位於兩個不同的平面之中,因此在跨語言翻譯時,不僅涉及到兩組體認橫向反映濾減現象,還存在縱向對應濾減現象。語言1與語言2所處的現實雖有差別,但我們同住一個地球村,因此語言1和語言2在現實層面對應性較高,用縱向直線箭頭連接。而在認知層面,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認知方式,且經過第一次橫向濾減後在認知層面上的對應程度次之,其差別大於兩個「現實」之間的差別,故用縱向較粗虛線箭頭連接。再擴展到語言層面,由於認知的差異導致語言之間的差異更大,因此用縱向較細虛線箭頭表示。因體認和翻譯過程具有互動性,故圖中的橫縱向線段都用雙向箭頭。

總之,當兩個不同民族使用各自語言進行交際和翻譯時,要分別在橫向和縱向上各經歷兩次濾減過程,人類原本就不可能完全認識現實世界的真面貌,再經過語言翻譯的轉換,必然要失去很多資訊<sup>9</sup>。在跨語言和跨文化交流時,這種「縱向濾減現象」在所難免。具體事例如下:

#### 例 2:

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重點在於補齊短板,扶貧工作則是其中最薄弱的領域。

To fulfill the strategic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the strategic focus should be on improving areas of weakness, of which poverty alleviation is the weakest link.

眾所周知,漢語是一門意合(parataxis)語言,英語是一門形合(hypotaxis)語言。漢語的意合表現在小句與小句之間缺少銜接手段,語義連貫靠蘊涵的語義邏輯來實現;而英語通過顯性的辭彙、語法手段來保持小句之間的銜接和小句語義之間的連貫<sup>10</sup>。上例是兩個英漢平行語段,但英譯文使用目的狀語,定語從句將三個中文小句整合成一個句子,體現了英語不同於漢語的認知加工,在翻譯過程中也存在著 ECL 所提出的縱向濾減現象。雖然英漢語在句式句法上存在差異,但這個譯例的巧妙之處就在於「補短板」這個概念隱喻與西方讀者熟知的「木桶原理」大同小異,因此也符合西方讀者的認知體驗。

我們不可否認在跨文化交際過程中存在濾減像似性,但基於人類共同或相似的客觀現實世界,人類雖有差異但大致相似的思維,因而不同語言之間具有可譯性。可譯性也是不同語言民族之間進行交流的基礎。因此,在中國特色扶貧話語體系的英譯過程中,譯者需要認識並瞭解到體認語言學中提出的濾減像似性理論,基於概念隱喻和架構理論,在現實和認知差異中尋找共同點,以此來構建立場鮮明、觀點明確、有理有據的中國扶貧話語體系,從而提高中國扶貧話語對外傳播的專業能力。

## 四、中國扶貧話語體系的對外傳播與體認的關聯及其啟示

### (一) 中國特色扶貧話語英譯的體認性

中國對外話語體系不是一種被外在賦予中國特殊性的既定話語體系,而是在中國社會現實中孕育而生的、自主建構的話語體系。中國扶貧話語體系是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組成部分,因而承載著深刻的政治內涵,具有民族性、隱喻性和體認性等特徵,反映了中國特有的認知方式與價值判斷傾向。

在學科理論研究過程中，翻譯常與許多學科進行跨學科融合，如將翻譯學與符號學、傳播學相結合則誕生多模態翻譯理論，這些理論則可進一步應用到實踐中。就本土化的體認語言學，體認翻譯學應時而生。傳統翻譯理論將重心聚焦於不同語言間的相互轉換，但實際上，語言作為促進民族內快速溝通的利器，其蘊含著該民族的文化、歷史、社會屬性及世界觀。因此，當我們在進行翻譯實踐時，就必須考慮源語言的背景，並努力在譯入語中尋找「認知層面」上的共同之處。王寅所在的川外體認團隊認為各民族在思維和表達上必有相同之處，同在「體」上；但各民族看待世界的角度和認知加工的方式必有差異，此為「異」，異在「認」上。<sup>①</sup>而體認翻譯學融合了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後現代哲學中的體驗人本觀，是符合中國歷史需求、政治需求的。以 ECL 理論為支撐的體認翻譯學主張在翻譯時譯文與原文必有部分，甚至絕大部分是同義的，這是由共同的「身體經驗」所決定的；它們也必然存在部分差異，這是由人們的「認知加工」所決定的，因為人具有主觀能動性。具體見下例：

### 例 3: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多個場合就脫貧要靠內生動力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輸血和造血相結合、內外結合發展、變要我發展為我要發展、扶貧先扶智、阻止貧困代際傳遞、重視幹部群眾的首創精神。

Since 2012, Xi Jinping has advocated motivating the poor through such ideas as “aiding people” and “making people aid themselves.” He wants to change the mindset from “others want me to develop” to “I want to develop,” improve education facilities for the poor, stop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nd give play to the creativity of local officials and residents.

原文通過使用「輸血」、「造血」這一隱喻表達，生動形象地反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認知方式。但受制於外域讀者不同的社會文化、思維方式和語言特徵，如果將「造血」、「輸血」完全直譯為 donate blood 和 make blood，不僅有悖於英文的表達習慣，還不利於西方讀者理解中國扶貧話語的內涵。因此，將「輸血、造血」這一隱喻進行認知加工，意譯為「aiding people and making people aid themselves」既恰當保留了原語「輸血和造血」的引申含義，又避免了外域讀者的誤解。

鑒於此，本研究構建了體認翻譯學視域下中國扶貧話語隱喻翻譯模式，具體見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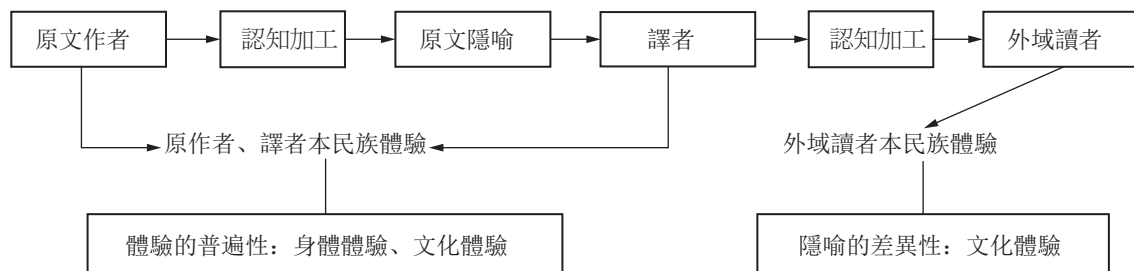


圖 2: 體認翻譯學視域下的隱喻翻譯模式

首先，原作者基於本民族體驗運用隱喻話語。其次，譯者在理解原文隱喻話語時，需要調動自身的體驗認知機制，並在翻譯隱喻話語的過程中，同時考慮目標語讀者的體驗認知機制。最後，外域讀者基於本民族的體驗對譯文隱喻話語進行認知加工和理解<sup>②</sup>。中國扶貧話語英譯對外傳播過程中既是譯者「體、認」之結果，也是外域讀者「體、認」之結果。一言以蔽之，提升中國扶貧話語的對外傳播有效性，既是一個翻譯問題，

也是一個現實的體認問題。

因此,中國特色扶貧話語英譯時,不同語言之間的轉換僅僅是表層的,譯者更需要挖掘內在的、深層的認知機制。同時,譯者需要充分發揮其體認性,從不同語言中的文化和認知的交叉點和共同點進行切入,尋找中國特色扶貧話語體系的契合範圍,與其他話語體系定位於共同的認知和話語空間,打造融通中外、有血有肉、鮮活可感的扶貧話語體系。

## (二) 中國特色扶貧話語體系對外傳播的現狀與啟示

當前,筆者發現中國扶貧話語體系對外傳播過程中存在「缺乏人民主體性、扶貧敘事思維方式與國際稍顯脫軌以及缺乏與其他研究理論相結合」三大問題。以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原中國扶貧基金會)官網為例,筆者發現扶貧者多以群體身份呈現,如「poor people, 800 million people, rural people, the disadvantaged」等群體指稱方式。扶貧群體的個性特徵、個體身份常常處於缺失狀態,扶貧對象同質化現象嚴重。因此話語缺乏人民主體性,造成了話語整體枯燥的基調。此類話語雖基於現實,但故事性不足,不易引發外域讀者的認知觸動和情感共鳴。另外,中國扶貧話語體系對外傳播過程中存在理解不到位的現象,例如,直接將「最後一公里」譯為「The last mile」,將「陽光扶貧」譯為「Poverty alleviation under the sunshine」,這嚴重影響了譯文讀者對中國扶貧話語的理解。面對上述情況,可以採用「保留源域+注解」的方法。具體如下例:

### 例 4:

最後一公里 The “last-mile” problem (a metaphor to describe the last hurdle to clear before comple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 例 5:

陽光扶貧 Transparency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voiding malpractice and plugging loopholes)

### 例 6:

四個意識 Four Consciousnesses (maintaining political integrity,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broader picture, following the leadership core and keeping in alignment with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以「保留源域+注解」的方式既保留了原文中具有高度中國特色的隱喻性修辭,使例子活潑生動,又通過括弧內的注釋讓目標語讀者準確理解中國扶貧話語體系獨特表達方式的內涵。中國扶貧話語英譯過程中,當部分術語較難理解時,可以採取「保留源域+注解」的方法,發揮闡釋的力量,將語言層面與認知層面二者相結合。

因此,將體認語言學與中國扶貧話語體系二者打通有利於為提升扶貧話語體系的傳播效果提供了嶄新的研究思路。體認語言學對體認者、客觀世界、語言的深刻闡釋在幫助我們重新認識語言本質的同時,也給譯者的翻譯行為帶來了新視角。其核心原則「現實——認知——語言」的引入,有助於譯者根據中國扶貧話語的概念隱喻和外域讀者認知模式進行翻譯,鮮活精確地道出扶貧話語的真諦。

## 結語

隨著中國文化「走出去」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研究中國特色扶貧話語體系對外傳播是擴大中國文化影





響力的必然需求。中國特色扶貧話語體系的英譯合適與否直接關係到中國扶貧思想在海外的傳播與接受程度,也影響了中國在國際上關於扶貧敘事的話語權。因而,譯者需以中國扶貧話語體系「譯出」為時代使命,充分考慮原語的體認性,結合隱喻、架構以及體認語言學理論,尋找不同語言間文化的最佳切入點和最大關聯性,提高外域讀者的接受度,為世界人民瞭解中國扶貧機制提供窗口,促進中國在國際扶貧議題上形成堅守中國立場,闡明中國主張,揭示中國價值,展現中國格局,體現中國智慧的扶貧話語體系。本研究在體認語言學本質的基礎上,將體認翻譯學原則引入中國特色扶貧話語體系對外傳播的英譯研究過程中,希冀可以拓寬體認語言學和中國扶貧話語體系翻譯研究的新思路,為推動中國對外話語體系建設帶來新啟示。

## 注釋

- ① 錢冠連:《體認語言學——中國本土化的語言理論》,《中國外語》2022年第6期,頁1、11-16。
- ② Lakoff, G. (2008). *Metaphors We Live By*.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③ 王寅:《體認語言學:體認語言學的本土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④ 劉成盼,劉東亮:《中國特色政治語篇中的隱喻架構——以精準扶貧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例》,《海外英語》2021年第11期,頁60-261。
- ⑤ 汪少華:《美國政治語篇的隱喻學分析——以布希和奧巴馬的演講為例》,《外語與外語教學》2011年第4期,頁53-56。
- ⑥ Lakoff, G. (2004). *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 Know Your Value and Frame the Debate*. Hartford: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 ⑦ 馮青:《基於體認語言學的流行語生成機制分析》,《語言與文化研究》2022年第3期,頁9-14。
- ⑧ 牛保養:《試析體認語言學的核心原則》,《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2021年第1期,頁26-35、158。
- ⑨ 王寅:《值得學界關注的一個新動向:關係論——解讀體認語言學的核心原則》,《外國語文》2021年第1期,頁1-9。
- ⑩ 林正軍:《語言學體認研究範式的理論與應用》,《外語研究》2022年第5期,頁34-38、90、112。
- ⑪ 胡美東:《新時代地方國際傳播工作的高質量發展路徑》,《對外傳播》2022年第9期,頁40-42。
- ⑫ 王寅:《體認翻譯學的理論建構與實踐應用》,《中國翻譯》2021年第3期,頁43-49、191。
- ⑬ 王寅:《基於體認翻譯學重新解讀直譯與意譯》,《翻譯研究與教學》2021年第1期,頁1-6。
- ⑭ 曹靈美,王宏:《習近平話語中的中國特色隱喻及英譯研究——體驗哲學視角》,《語言與翻譯》2017年第3期,頁65-70。
- ⑮ 李小華,唐青葉:《中國特色扶貧術語英譯的策略、原則與方法》,《上海翻譯》2021年第5期,頁55-59、95。
- ⑯ 任慶亮:《外交話語英譯中的體認思考》,《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頁45-49。

(Editors: JIANG Qing & KCJ)